

# 城市文学中的建筑观照

## Viewing Architecture from Urban Literature

文 / 刘岚岚

Liu Lanlan

作者简介

刘岚岚 厦门大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硕士研究生

### ABSTRACT

文章旨在通过城市文学建构一种理解城市和建筑的视角，以城市文学观照城市与建筑。我们从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城市与建筑空间并非简单的三维物质空间，而是具有寄托人们情绪感受的场所，是人们的记忆与心灵原乡，也是都市生活方式的呈现，是人与社会文化的物化。另外，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文人对目前的城市空间的批判态度，借此尝试探讨建筑和城市的本质。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construct a perspective of understanding the city and architecture through urban literature, and to look at the city and architecture through urban literature. We can see from literary works that urban and architectural space is not a simple three-dimensional material space, but a place to place people's emotional feelings, a place of people's memory and spiritual origin, a 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s life style, and it is the materialization of human and social culture. In addition, we can also see the literati's critical attitude towards the current urban space, and depend on this we try to explore the essence of architecture and city.

### KEY WORDS

城市与建筑；城市文学；观照  
city and architecture；urban literature；viewing

### 引言

你如何看待和理解城市，就会怎样设计和建造城市<sup>[1]</sup>。

城市文学的概念是在中国城市化迅速发展的80年代才有的一个概念，其定义为“用现代意识观照现代都市生活，反映都市生活流向和价值观念变迁，刻画现代都市人格和心态，具有都市审美风貌的艺术表现特征的文学”<sup>[2]</sup>。尽管广义的来说城市文学本身并非中国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的时代才有的，但是城市文学蓬勃发展于中国城市迅速崛起时代。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的以现代都市为背景的城市文学作品。城市文学为我们展现了现代都市生活的场所和生活方式，其中作者对建筑和城市空间本身也进行了大量的书写。这些书写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作者眼中的城市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认识建筑空间的视角。

### 1 心理原乡与城市空间

主观性是文学作品的固有属性。城市文学作为文学作品中的一个类别，在现代城市中进行取材，对城市空间进行描写和叙述，并结合作者强烈的主观感受。另外，文学作品中的城市空间也区别于建筑图纸上的物质空间，融入了作者的日常生活经验而具备了意义。正是加入了作者的主观感受和情绪而使得文学中的建筑空间具有更多的精神性而成为一种“场所”。所以当物质建设迅速更新迭代的时候，改变不仅仅是物质空间本身，

也是对人们生活“场所”的一次短时间“毁灭”。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为满足人们生存和生活的需要，尺度不断变大的城市建筑作为城市标志的同时也成为城市最常见的景观意向。高大的建筑和建筑空间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雄伟的气魄和势不可挡的力量象征。然而，当人们从宜人尺度的自然之乡的世界中来到这样的一个超人体尺度的都市中，随之而来的是不断的生活意义的发问和孤独与渺小的情感涌现，其体现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邱华栋的《手上的星光》中当乔可和杨哭第一次从小城市去到大都市北京的时候，“当我们两个第一次站在机场通向市区的高速公路的巨大立交桥——三元立交桥上……这座城市以其广大无边著称于世，灰色的尘埃浮起在那由楼厦组成的城市之海的上空而且它仍在以其令人瞠目结舌的、类似于肿瘤繁殖的速度在扩展与膨胀”<sup>[3]</sup>。面对这样超人体尺度的城市交通空间，乔可和杨哭“害怕被这座像老虎机一样的城市吞吃了我们，把我们变成硬币一般更为简单的物质，然后无情地消耗掉”<sup>[3]</sup>。当场景变换到居住空间的时候，尺度仍旧是惊人的相似，“我所居住的小区是一个庞大的小区。因为这里高楼林立，而且大都在二十层以上，以某种冷漠的姿势站在那里”<sup>[3]</sup>。面对这样的“家”，“孤独已经侵袭了我的心”。其在《闯入者》中写到“吕安抬头望去，庞大的刘庄小区的居民商住楼群就展现在了眼前……一幢幢如同巨大的蜂

巢般矗立在整个小区内，按照某种设计好的顺序依地而立，并铺展开去……就在这些由钢筋水泥铺就的小区内，生活了将近20万人，20万人！”<sup>[4][84]</sup>即使是那些用于饮食的酒店建筑，也是“一座钻石山那么大的饭店”透明的玻璃幕墙合着灯光熠熠生辉却又遥不可及。“那座饭店矗立在夜空中的身躯几乎是通体明亮的。更多的一粒粒璀璨的灯光闪亮在它的边缘，它真是一座钻石山……我沿着大街朝前走，可以看见银河大饭店像银白色的山一样高入天空”<sup>[5]</sup>。当这样的城市建筑呈现在人们眼中的时候，涌上心头的感受则是“在这座城市里生活，我常常有一种错觉，我觉得我只是一粒细小的石子儿”<sup>[5]</sup>。与此同时，人们最重要的生活空间之一，办公建筑也无一例外以惊人的尺度出现，“上班的时候，我经常从大落地窗户望出去。对面就是电视台那幢形状怪异的大楼。四周都是中央商务区的玻璃幕墙大厦，每一幢都高耸云端”<sup>[6]</sup>。在现代都市，理性的大片玻璃落地窗与办公楼的绝佳观景高度都象征着高端的办公环境，这些都是现代建筑风潮和审美的产物，是被特定的阶层所定义的“有价值的，最好的”产物，这些象征意义也成功的将人们的“事业”用“工作”取而代之。

面对这些城市建筑，尽管在作品中投射在这些超人体尺度的建筑上的感受属于作者个人的，但是建筑和城市不能拒绝任何个人感受的投射。社会发展与分工使得建筑物的建设及使用的人群脱离开来，于是一个建筑

的好坏除了设计者和建设者的想法必须是为用户而服务的，一个建筑的最终的评价结果必须由这前者的呈现以及后者的反馈结合而得的。“没有人是孤立隔绝地想到城市的。他对城市的想象是通过了一个感觉之屏。这个感觉之屏来自他所继承的文化，并染上了个人经验的色彩”<sup>[7]</sup>。孤独与渺小是城市生活中的人们的较为普遍的生活感受，高楼大厦、尺度巨大也是城市的属性之一。这几篇文章都是出自邱华栋之手。其很多作品中都写到在巨大的城市建筑之下，城市人的孤独情绪和自觉渺小的无力感。这和其本人的生活经验和城市空间的地理特点有关，但是其同时也代表了一大批具有类似经历的城市人。邱华栋出生在新疆，祖籍在河南的一个小县城，他和大多数从小地方来到大都市拓展天地的人们一样，乡土生活和故乡的一切在他们的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子，伴随着他们的成长，成为他们生活的根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他们观看世界和解读世界的隐形滤镜。无论这群人如何在大都市中的游刃有余地生活和行走，在心灵的最深处，永远是异乡人。

另外，对于那些本来就出身在城市中的人们来说，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空间的革新与改变，也连同他们的记忆一同被改头换面了。被推倒的是生存的场所，新建起来的仅仅是陌生的空间。

城市空间的塑造是在多方利益的相互制衡和博弈之间出现的，而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方将作为城市空间的“总建筑师”决定城市空间的最终发展方向。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开发商们在很大程度上代替建筑师们主导了城市空间的迅速变迁。在金钱与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在以最快的速度推倒了原有的生存空间，消除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也驱赶了用时间和心将这个物质空间拓展为生活场所的人群<sup>[8]</sup>。范小青的作品《父亲还在渔隐街》中描述到一个叫做娟子的女孩在多年后回头寻找以前父亲的老理发店，但是却在“新城”中迷失。装载她的幼年时光和父亲的渔隐街已经永远地在现实物质世界中消失，而那些唯一能够证明回忆存在的物质环境也跟着无处生根，永远消亡，老街的消失和父亲的寻求不得，是主人公过去记忆和其倾注着情感的生活场所的消逝。同样的，于坚在《我的故乡我的城市——昆明记》中也写到当他再次回到自己昔日的故乡——昆明，映入他的眼帘的不再是过去成长和和生活过的地方和样子，而是未曾相识的街道和建筑，这些建筑也全是石灰和水泥的味道。更可笑的是，回到自己的家乡竟然感觉自己是一个异乡的农民一般，失去方向<sup>[9]</sup>。

面对这样的城市快速更新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的情况下，人们有着强烈的寻找记忆的诉求，对于这样的诉求，城市建设者们也

做出了相应的回应。近些年来遗产保护的兴起以及建筑地域性的热潮，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在为这些记忆寻求一席之地。然而这些回应似乎并没有如人们期望的那样真正满足了人们内心的真实需要，在商业和利益的驱使之下，传统文化和元素的保留并非是为了保存真正的记忆和提供人们灵魂归宿而存在，反倒变成了一种观赏的商品而被展示。

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建筑和城市之于人们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是仅仅作为生存的三维空间吗？如果是，为何破旧的空间更新为功能健全的空间却如此令人们怀有愁绪，而成为作家们不断书写和感伤的对象。

## 2 生活方式与建筑空间

一般的我们理解建筑都是从功能与形式的角度去理解，即特定的建筑功能它将以什么样的建筑形式呈现在我们眼前，并以形式审美的眼光去观看，强调功能与形式的统一。而在城市文学作品中，建筑的形式语言却失去了色彩，作家对建筑形式的意义并不敏感，取而代之的是在功能空间之中发生的事件。城市文学作品通过对建筑的功能空间以及空间特点的建构和描述，作为事件发生的容器。在这个层面上，作家将建筑（城市）空间与事件的发生紧密联系，通过这种转译我们可以了解到作者笔下特定的人群和当前城市人的生活方式。

都市空间和都市生活一直是西方城市社会学家研究的对象，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一般被总结为是相互影响和相互选择的结果。一种观点认为，城市空间自身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城市生活的方式，当然这里还要涉及到城市文化等；另一种观点则是认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正是决定和选择城市空间的关键因素，它改变着城市空间的格局并推动着城市空间的发展。但是无论如何，城市空间与城市生活的关系紧密联系，它们互相呈现。

从宏观的层面上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对应着的，则会出现相应的满足这种生活方式的空间得以呈现。我们可以从一种建筑类型、建筑功能的出现与消失，去理解一个时代的某种生活方式的到来与离去。而文学作品中，恰恰把这种关系通过一个文本为我们展现出来。刘兴武在其书《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中提到北京四合院的遭遇淘汰的时候也说到，四合院的离去不仅仅是这个建筑空间的逝去，而是一种生活方式的离开。邱华栋在其散文集《建筑漫步》中写到北京的戏楼，说即使北京那个被重新翻修的长安大戏院，也已经是在长安大厦的最底层了，而看戏的人，也每每寥寥无几，这在一定意义上宣告了他的童年时代的离去，也是那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的离去。陆文夫

也在《小贩世界》中通过对北京老胡同的空间描写，呈现了当时居住在胡同里的知识分子以及小贩们的生活，“在那乌泽发光的铜镜立面，我仿佛又见到泥锅腔里的柴禾在燃烧，又听到那的笃笃的声音响彻在深夜的街头巷尾，停歇在一个一个亮着灯火的窗前。那窗内也许是一个大学生，也许是一个喜爱钻研的青年工人，也许是一个两鬓风霜的长者吧”<sup>[10]</sup>。

从具体的空间来看，建筑空间乃至是一个细小的建筑构件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为我们呈现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行为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张宇在其文章《建筑/事件：从白居易的窗边闲逸说起》中通过阅读白居易的诗集，围绕诗中对窗户这个建筑构件的书写——一件件发生在窗户旁边的事件，解读了白居易的日常生活方式——“有建筑空间慵不活动”。王安忆在《发廊情话》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城市边缘的空间——城市拆建区的缝隙里临时搭建的一间发廊。这里是城市建设的缝隙，城市中的“乡村”地带，所以在这里的人们才会呈现出在这快节奏的繁华都市难以看见，而在一些乡村里面常常出现的生活方式，“店里时常还会坐着几个闲人，家在附近，没事，就跑来坐坐”<sup>[11]</sup>。这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娱乐和社交的方式，也是他们打发闲暇时光的重要方式。作者通过呈现这样的空间以及这样的生活方式，为我们讲叙了在这里经常发生的典型事件。

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与工业化和标准化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对经济利益的不断追求和标准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的日常生活却走向了异化。城市文学中，也以其自身特有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城市人异化的生活与生存方式。

陈丽娟在其小说《6座20楼E的E6880\*\*》中，运用夸张的手法，讲述了一个由于家庭生活异化的荒诞故事。在这个小说中，主人公所居住的社区里面所有的大楼都是一模一样的，外部环境空间也是极其相同，甚至是居住在里面的人都是一样的，每家每户和每个人都必须靠编号才可以得到分辨和确认。建筑空间从外部环境和内部的家居装饰和家具摆放都毫无差别。就在这样的状况下，主人公误入了同样的一个20楼E，在里面吃饭看电视，过着平时一样的生活，竟然都没有发现自己眼前的家和妻子孩子不是自己真正的家和家人。虽然作者描写得过于夸张，但是这仍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在都市生活的家庭的生活方式，比如靠编号和符号才能够分辨自己家的位置。而邱华栋的《音乐工厂》则为我们呈现了个极度异化的工作方式，就连音乐这种需要靠灵感创作的自由作品都是在格子间的工作室里面被“创作”出来的。“她发现所有人的工作间都由玻璃板隔开

了，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在自己的小方格里工作着……这里像是一个工厂一样，制作音乐的工厂”<sup>[12]</sup>。甚至到后来，音乐的创作已经发展为不需要人，只靠一个机器就可以完成。当梁娜在面对现实生活的窘迫再次回头找音乐工厂的设计师何可的时候，自己已经被一台机器替代了，“你看见那台巨大的机器了吗，那台放在录音棚里巨大的机器……你只要咳嗽一声，我就可以通过它制作成一首歌，而且正是你唱的”<sup>[12]</sup>。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之下，城市中的办公建筑和办公空间无一不是呈现出标准化的格子间的形态。邱华栋在另一部作品《塑料男与简单方便女》中写道：“我们的网站占据了这幢大厦的5层。每一层都是由大开间组成，大开间又被隔离成很多一米多高的小格子，蚂蚁一样的员工就在每个人的隔断后面，露出了脑袋和工作电脑的上半部分”<sup>[16]</sup>。这些对工作空间的建构和描述，其实都非常生动地为我们展现出来现代都市人日常工作生活的图景，十分具有代表性，也是在现代的城市生活中常常发生的情景。

从生活方式的角度去理解城市和建筑空间是一个区别于一般建筑学范畴去理解空间的方式，这正是文学作品对城市空间和建筑空间的成功转译的结果。正如，法国社会学家让·博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1929—2007）与让·努维尔的一次对话中所说：“我向对建筑不感兴趣，没有审美的特殊情感。我感兴趣的是空间，所有那些使我产生空间眩惑的‘建成’物……这些房子吸引我的并非它们在建筑上的意义，而是它所转译的世界”<sup>[13]</sup>。城市文学帮助我们脱离建筑的形式语言，以此降低了建筑作为主体的存在感，而将视角转向了空间中的内容，让我们看见并关注建筑中的人，并可以让我们思考建筑空间的存在和不同形式对于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又是如何呈现和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的。

### 3 城市与建筑是人的意识和城市文化的物化

建筑与城市空间是人们居住和生活的场所和生活方式的呈现，但是它也是人意识和城市文化的物化体现。城市文学通过其专业特有的修辞手法和手段将人们的思想观念、想法和都市文化，与具体的城市和建筑空间进行搭建，为我们展现物质空间的存在与人的思想观念以及城市文化的深层关系。

王安忆的《发廊情话》中写到上海的街道空间，里面的街道已经不是作为满足交通和日常生活使用的功能而存在的物质空间，而是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和隐喻，不同阶级的人在不同的城市空间中生活，甚至演变为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物质空间中，就决定了你是什么样的人。“安西路的人和我们淮海路的不一样……淮海路的女孩子，走到哪里都

看出来不一样”<sup>[11]</sup>。陈丹燕也写道：“上海本地人总是说，外地人去南京路，上海人去淮海路，因为淮海路更符合上海人的胃口。”<sup>[14]</sup>在上海作家王小鹰的作品《点绛唇》中描写的空间与人的物化关系则显得更加淋漓尽致。文中写到一个为了通过淮海坊的“百多幢中西合璧联排式的三层住宅，闹中取静，优美高雅入住者大都是殷实富足的人家，还有不少文人墨客聚集期间”<sup>[15]</sup>这样的房子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上海人的叶采萍，所做的种种努力。为了这个所谓的上海人身份，其甘心住在过道的不到几平米的壁橱里，甚至衍生出一套非凡的生存本领“蜗居壁橱已成了精”。淮海坊的房子不再是用来给与人生活和生活的空间，而摇身一变成为了阶级地位的象征。狭小的壁橱空间也隐射了主人公内心和精神世界的贫瘠与狭隘，是其自身思想观念的物化。

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消费文化时代，这些文化的兴起也同样影响着城市和建筑的存在。文化意识一旦形成，它必然也将物化成为有形的建筑实体。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文学作品中北京和上海的空间描述和建构，到处都是消费和商业的表现和书写。邱华栋在《哭泣游戏》中写到北京城市景象，消费的建筑意向几乎是北京城的全部内容，当书中的主人公开车路过长安街的时候，两边的建筑不是各种名字的酒店和饭店，就是各种商城、购物场所或者贸易中心，是各种承载着消费行为和消费内容的容器。<sup>[16]</sup>陈丹燕的《上海女子的相生相克》中则写到上海的淮海中路，也是各种各样的商店，这些富丽堂皇的消费场所却成为了一个城市最光鲜亮丽和值得骄傲的一面。“这里是上海的脸面，像纽约的第五大街，东京的银座，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还有圣彼得堡的聂瓦大街。”<sup>[17]</sup>似乎一切都是为了消费而生，也只有消费，消费文化催生了现代都市的新面貌，都市也成为当前城市文化的物化的典型体现，而建筑也成为满足这些消费文化和行为的物质体现。建筑代表的不仅仅是一座承载生活的容器，其本身也成为了消费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商品。

建筑空间作为私人的生存空间，其可以是个人的思想和意识的体现，当其作为公共生活的空间，便也是集体意识的选择，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 结语

建筑空间作为建筑师眼中的主角，被设计并被关注；人作为文人眼中的主角，被书写被展现。但是正如建筑离不开人一样，建筑与空间也在城市文学作品中不断地描述和建构，并为文本中人物的情感、生活、以及作者想要表达的深刻内涵等服务。

资本主义下的职业分工，将各个行业的人们框限在各自相对封闭和固定的领域下闷头前行，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出现更加专业性的成果，但是也很容易与一开始的美好愿景和事物的本质背道而驰。而非建筑学的视野来考察建筑，一定程度上可以使我们跳出建筑学领域对建筑的一般性的观点和观念，向建筑的本质更靠近一步。正如郑时龄先生所说：“哲学家和文化理论家对建筑的关注更多地处于‘终极关怀’而不是具体的建筑形式话语或形象。”<sup>[18]</sup>

### 参考文献：

- [1] 迈达尼普尔. 城市空间设计: 社会·空间过程的调查研究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9.
- [2] 蒋述卓, 王斌, 张康庄, 黄莺. 城市的想象与呈现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3] 邱华栋. 手上的星光, 鼯鼠人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5.
- [4] 邱华栋. 闯入者 [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 转引自赵坤. 城市文学中的建筑书写 [D]. 武汉大学, 2012.
- [5] 邱华栋. 一座钻石山那么大的饭店, 邱华栋精选集 [M].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4.
- [6] 邱华栋. 塑料男与简单方便女, 中国好小说·邱华栋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
- [7] 赵坤, 张岱. 20世纪香港文学中的“我城”建筑书写 [J]. 湖北社会科学, 2012.
- [8] 包亚明. 消费文化与城市空间的生产 [J]. 学界视点, 2006, 5.
- [9] 于坚. 我的故乡我的城市——昆明记 [J]. 大家, 2000, 转引自赵坤. 城市文学中的建筑书写 [D]. 武汉大学, 2012.
- [10] 陆文夫. 小贩世家, 陆文夫小说选 [M].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2.
- [11] 何锐主编. 发廊情话, 感觉城市——中国城市小说选 [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
- [12] 邱华栋. 音乐广场, 邱华栋精选集 [M].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4.
- [13] 布希亚, 努维尔. 独特物件——建筑与哲学的对话 [M]. 林宜萱, 黄建宏译. 台北: 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转引自郑时龄. 理论与建筑批评——关于建筑批评的读书笔记.
- [14] 陈丹燕. 上海的风花雪月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
- [15] 王小鹰. 点绛唇, 小说选刊 [J]. 2011, 转引自赵坤. 城市文学中的建筑书写 [D]. 武汉大学, 2012.
- [16] 邱华栋. 哭泣游戏, 哭泣游戏 [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7.
- [17] 陈丹燕. 上海女子的相生相克, 转引自赵坤. 城市文学中的建筑书写 [D]. 武汉大学, 2012.
- [18] 郑时龄. 理论与建筑批评——关于建筑批评的读书笔记.
- [19] 吴良镛. 广义建筑学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9.
- [20] 张俊. 都市生活与城市空间关系的研究 [J].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 [21] 赵坤. 城市文学中的建筑书写 [D]. 武汉大学, 2012.
- [22] 成砚. 读城——艺术经验与城市空间 [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
- [23] 张宇. 建筑/事件: 从白居易的窗边闲逸说起 [J]. 建筑与文化, 2009.
- [24] (挪) 诺伯舒茨. 场所精神: 迈向建筑现象学 [M]. 施植民译.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
- [25] 孙逸, 杨剑龙. 阅读城市: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 [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7.